

■作家走读中梁宝龙·永康府·作品选登

解放街剃头店

应坚

永康老解放街当年有个理发店，坐落在半中街上，店面正对健康巷，斜对着八间店。记不着叫啥店名了，工农兵理发店？向阳理发店？或者反修防修理发店？那年头叫这些名字时兴顺嘴，不过，城里的人们还是习惯叫剃头店。

店面的规模在县城里也不算小了。一进店，两边背向共八把木质靠背椅。椅座扶手都是硬木，椅面却是藤制的，上面还有一个内置弹簧的方形厚皮坐垫。皮垫因使用过久，表面的漆面已大多剥落，里面的弹簧也因承重过久弹力不均，坐上去感觉歪七竖八地硌屁股。不过，比起纯硬木座椅还是舒适很多。椅子底部有转轴可以360度旋转，椅背上方靠头颈部位还安了一个木制靠枕，内有机关可以伸缩，一拉榫头能长出半尺，便于客人躺下刮须修面。

每见胡子拉碴的络腮男走进来，理完发洗完头，咔嚓一声拉开靠枕舒服地躺下。剃头师傅绞一条热毛巾把儿顺手捂在顾客脸上，此举能润泽面部软化胡须；片刻之后摘掉毛巾，师傅用个小毛刷蘸上肥皂水，给顾客的嘴唇腮帮乃至耳边颌下全部抹上白色肥皂沫。然后，不慌不忙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把两寸长带护槽的歪把剃刀，先在一块油腻的长条帆布上来回滑动着刮蹭刀面数下。这应该有讲究，叫作磨砺以期，及锋而试。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师傅屏息静气低头弯腰，左手小心捧过顾客脑袋，右手展开锋利的刀刃，轻轻贴上客人肌肤开始刮脸。只闻滋滋有声，白沫逐层消退，刮完脸顾客起身对着镜子一照，刚才还一脸腌臢的，仿佛变魔术一般顷刻光亮如新。此时顾客摸着光洁泛青的下巴，走出门时踮起脚尖志得意满，骨头都似轻了几分。

剃头店设备简陋，与今天相比自然有些不堪，夏天连个电风扇都没有。不过，记得店里有个了不起的独家土发明，每把座椅上方的天花板顶上都装了一面四尺见方的硬纸板，由废旧包装纸箱制成。纸板上均穿有线绳，集中连着一个安着滑轮的中枢拉绳装置。有理发师剃完头又无人候场，闲着没活儿干，就在旁边解下绳扣，上下扯动那拉绳。说来神奇，那八块纸板随之吱吱嘎嘎在顾客头顶上开始一齐煽动，而一阵清风随之而来。尤其在三伏闷热天，给披着围布正在热汗中挣扎的受苦人瞬间带来难得的凉爽。

剃头店里除了洗剪吹刮之外，洗头也是重头戏。店里有冲淋设备，却只是个半自动，洗脸池上方装了个方形的塑料水槽，煤饼炉上灌壶热水，拎回来往水槽里倒一些，再兑上冷水调好冷热，手试温度均匀适中之后，拔去软塞，通过一个胶皮管冲淋顾客头部。香皂洗头太贵太费，就用普通的洗衣皂，那时人们也不大讲究，十天半月也不洗一回头，洗衣皂碱性大，反而更容易将油腻的头发汰洗干净。

说来惭愧，儿时往返上下街路过上百次，却自小学到初中都未能光顾上这家剃头店。原因是抠门儿的父亲早就自购了理发工具，把我的头当成他的永久实验田加省钱自留地，每隔

个把月就不由分说拽过头来肆意耕耘一番。父亲手艺极差又喜翻新，经常灵光一闪，我的发型就随之奇葩变幻。小学时同学给取的绰号如老扁、乌龟盖、金瓜盖之类，都是拜父亲所赐。

上了高中渐渐懂得臭美，也学会了血性反抗不再屈从父亲的淫威，转而理直气壮每次向母亲要两毛钱去剃头店理发。渐渐地，剃头店里的一切都在眼前熟络起来。那时一度很羡慕络腮男，暗暗希望自己也快点长出胡子来，好让理发师也给刷点刮胡泡，躺下来享受一回。然而枉自身长七尺荷尔蒙高涨，第二性征却迟迟不出，不但胡子寥寥，连腿上都光板没毛，终未得享剃须之快意。

当年去剃头店还有个猫腻。其实剃头只需一毛五分钱，我却每次问母亲要两毛，剩下的五分钱自然是我的捞头。可别小看这五分钱，瓜子花生糖饼梨桃，随时都能买上点解馋。有时手头紧想捞狠一点，就去东街旁那个露天个体理发摊剃头。那里只要八分钱，只是设施寒碜，只有一只跷脚骨牌凳，还是冷水浇头，洗脸毛巾更是肮脏。因为离家太近，每次剃头还得低头撅腚藏鼻躲脸，提防让父母路过时看见。不过这些还都不要命，最要命的是剃头师傅手艺蹩脚水平忽高忽低。有一次剃得实在难看，回来后母亲横看竖看不顺眼，生了气要带我去剃头店兴师问罪吓得我魂飞魄散。幸亏母亲只是嚷嚷最后没有坚持，不然可就东窗事发了。从那以后怕露馅儿，还是选择乖乖去那家正规剃头店。

其实当年之所以敢公然贪污，是因为我家从没有人上剃头店理发。为节省家用，女人都是自己剪，母亲和姐姐颈部围条毛巾，互相用长柄剪子铰，铰成一刀齐也没人说难看，因为大家都这样。祖父祖母则一律是父亲剪，至于父亲自己，自然永远是东街口那个肮脏的露天剃头摊，八分钱一个头还带免费掏耳朵。

去剃头店的次数多了也总结出一些门道。热天别去，不然脸上脖颈里出汗会粘头发，痒得难受。节假日、市日最好也别去，因为常常人多拥挤。有时候运气不好，即便是极寻常的日子，进门理发也得排队。不过那个年代，人们倒也习惯了等待，看个电影买块公家豆腐还要排队呢。店里过堂有条长椅子，专为排队者准备，椅子上永远是那几本过期的旧《工农兵画报》。人来挨着坐翻翻画报，相熟的就聊聊天，从尼克松下台到外孙满月，反正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等待剃头也有讲究。翻着画报，内心暗暗盘算着自己前面还有几个人在等候，再估摸一下当前各位理发师傅的工作进度，以此判断轮到自己时，该是哪一位师傅。店里八位剃头师傅男女各半，手艺也有好坏。记得有个姓翁的中年师傅手艺最好，听说解放前就是干这行的，动作干脆利落，三下五去二，一会儿就给你拾掇利索。那位年长的老老师傅动作慢却耐心细致，每次剃完头还顺手在你头颈周围按摩几下，手法很老到。我最怕的是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妇女，嗓门大手

法也粗犷，每次抓过我洗头时好像是在揉搓一只小鸡崽。

我暗中心仪一位三十出头的少妇。那女人圆脸短发模样周正，人耐看声音也轻柔。最惬意的是洗头时，她抹上肥皂双手揉搓动作非常轻柔，麻酥酥地像在给我挠痒痒。要知道十五六岁的高中生，除了自己的母亲之外，还从来没有被异性这么温柔地对待过呢。

人都会趋利避害，时间长了我打定主意锁定对象，想方设法算对时间让少妇给我剃头。有时候一进店就发现情况尴尬，顾客少师傅多，马上就轮到我了，而那女人却手上有活儿腾不开手。此时，我要么寻机出门溜走，等过两天再来碰运气，要么干脆就豁出去守株待兔。有师傅手上空了，用围布掸着空座位，虚席以待邀我入座。我或者装作没听见，要不就红着脸说我想再等等。几回下来众人都明白了，别的师傅不再邀我，那女人也似乎不大好意思，指着我自嘲道：嗨！这个小依每次都让我给他剃头。眼神里却分明有些得意。

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去了上海读书，有半年没回永康。寒假回家上剃头店，还是老规矩，找那位少妇。她看我的表情似久别重逢，有欣喜又有疑问，寒暄了一句：长久没望着过了哎？我不知怎么脸红了，低头答道：读大学去了。女人却像解开了一个困扰已久的谜题，脸上瞬间漾开了笑容。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可是稀罕事，理发时女人不断地夸我，看得出她由衷地为我高兴。感觉那天女人的手法也更加细致，洗头挠头发时不是揉搓，简直是温柔地抚摸了呢。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前几年写了本《七十年代小城忆旧》，在永康老家遭到乡亲们追捧深感荣幸。最近被家乡文友相邀加入了一个群，名曰重拾解放街记忆，得知解放街地块很快就要恢复建设，不少文友也随之写出了一批非常精彩温馨的回忆诗文，拜读之后尤感亲切。说来也奇怪，原以为对老永康的回忆已经全部打包写在了那本书里，肚子里存货寥寥，差不多也就到此为止了。如今读了众乡友的乡愁文字，老街上的许多往事又渐渐从记忆的犄角旮旯里冒了出来。记得好像是鲁迅先生说过：记忆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归还有的。我想起了儿时解放街上那若干的老店，虽然时过境迁早已不在，然而老店的身形样貌，旧时的人情物事，应该还都或模糊或清晰地留存在许多永康人的记忆里。我因此而心动，想尝试写一组记忆中的解放街老店，《剃头店》就是第一个尝试。这些天和家人在马来槟城游玩，可我沉浸在往事回忆中，都无心思出门，躲在宾馆里在手机上敲击文字。我想，我在异国他乡找回了那种久违的感觉。回忆其实就是一种幸福。

应坚 男，浙江永康人。1979年永康高考文科状元，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散文集《琐窗闲记》《七十年代小城忆旧》和诗集《心梦想》。

解放街
不仅仅是一条街的记忆

(外一首)

吕 焯

解放街之前叫什么街
我没有探究
我进城时解放街已经叫解放街
新时期的人民
已经适应潮流 两扇门板当街一横
便开门做起生意
那些五花八门的商品来自哪里
我没有时间去探究
标有广州、上海字样的回头客会多一些
我歇脚的劳动巷
有一段必须穿越解放街

解放街上有一家新华书店
我经常在书店里偶遇爱书的女子
书店的对面
走上高高的台阶就是电影院
电影院门前的梧桐树下 有一个瓜子摊
电影院非常热闹像菜市场
瓜子壳像自由的降落伞
重要的是电影院的经理也是文学青年
小小的票根递给我温暖和夜的孤寂

解放街是永康县城的主街 南北走向
我不知道她能带着我走向何方
我在乡下一个叫西溪的地方教初中语文
一辆破旧的中巴时常喘着粗气
将我丢弃在车站
卖票的姑娘是一个有酒窝的青春美女
我在她随身的票夹上看到自己写的诗
我很想笑着告诉她
生活弥漫着迷茫的面纱

半年多的时光里
我带着暮色深入到这座城市的心脏
撒野的青春随着岁月的水雾逐渐散去
记忆中的解放街不再是一条街
她是一条河流呈现在离开后的诗行里

解放街170号

这样具体的地方
无须质疑它的存在
那些年久失修的记忆
会像聚拢的雨水从高处落下
这样具体的地方
肯定会有一条狭窄的有些阴暗的通道
隔墙或许是木板的，
通往二楼主人的卧室，
楼梯入口已微微倾斜在历史的弯道上
这是一种事物对我们发出依赖的问候
踩上去之前 除了尖叫
你还要担心会有阳光从清朝遗漏过来

散落地板的诗集和翻开的相书
戴着草帽前来喝茶的女子
是主人阿光站在窗口
用目光打捞上来的美人鱼
活蹦乱跳的会不小心滑落人间
溅起的笑声回应阿都的嚎叫
这样具体的地方
曾在我奔波的旅途中美好的遇见

